

2012年度 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大正民主時期日本言論界の朝鮮論與台灣論

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

陳翠蓮

招聘期間 (2013年1月8日～3月8日)

2013年4月

公益財団法人 交流協会

大正民主時期日本言論界的朝鮮論與台灣論

陳翠蓮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範圍

大正民主時期是日本近代史中相對而言較為自由開放的時期，各種思想主張蓬勃發展。不只關係到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民主而已，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殖民地統治等課題也在此時受到重視。尤其 1919 年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爆發，有關殖民地統治問題成為言論界關心的焦點。

大正民主時期，東京台灣留學生展開近代殖民地政治運動，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要求殖民地議會與殖民地自治。此時期，殖民地統治問題受到關注，日本言論界有何主張？對於台灣問題與朝鮮問題如何報導？對於殖民地統治政策有何反省？又，對台灣的自治要求與朝鮮的獨立要求有何看法？

在既有研究中，日本學者淺田喬二對於日本殖民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細川嘉六的著作有所討論；村上勝彥也探討矢內原忠雄的殖民政策論；北岡伸一分析新渡戶稻造的帝國主義、國際主義與殖民政策論；酒井哲哉則探討了日本帝國殖民政策學的發展過程。這些作品都是以殖民政策學者為討論焦點，並未直接探討殖民地台灣或朝鮮統治問題，也非以新聞報刊的報導為研究對象。其次，關於日本新聞媒體對於殖民地問題的討論，韓國學者姜東鎮已整理了 1910-1925 對朝鮮問題的報導與評論。但有關日本言論界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則尚無研究。

有關大正民主的研究，始於 1950 年代日本學界，1960 年代為研究高峰。1950 年代信夫清三郎提出了「大正民主史」的說法，成為日本學界共通的用語，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¹大體而言，日本學界從兩個方向掌握大正民主。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大正民主與政黨政治發展密切相關。三谷太一郎即是此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定義大正民主為 1905 年日俄戰爭講和條約爆發民眾反對運動起到 1926 年三個合法的無產政黨產生的 20 年間，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期具體意義即普選制度建立與政治體制政黨化。²

另一部份研究者強調大正民主期的思潮、文化、及與民眾運動的關連。如京都大學教授松尾尊兌就認為大正民主是 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到 1925 年護憲三派進行各種改革、約 20 年間，日本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所顯現民主主義化的傾向，及由此而產生廣泛的民眾政治、以獲得市民自由為目標的各種運動。³松尾的研究焦點特別關注於大正時期知識份子如吉野作造、石橋湛山等人與民主思潮、民眾運動間的關連。

¹ 江口圭一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學生社，1976。

²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 9-10。

³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1974，頁 v。

對於大正民主期的時間如何界定，日本學界也有不同看法，例如三谷太一郎以 1905-1926 為大正民主期，松尾尊兌認為是 1905-1925 年期間，太田雅夫也認為是 1905-1925 期間，⁴坂野潤治則以大正天皇登基的 1912 年起，到 1926 年昭和天皇繼位的 13 年期間稱之。⁵前三者以 1905 年為起點的主要原因是，1905 年 9 月東京爆發了「日比谷燒打事件」，東京陷入無政府狀態，最後政府下令戒嚴、出動軍警才平息，這是民眾標榜「國民」的身份參與集會運動、挑戰舊結構與舊秩序的開始。⁶也是都市民眾第一次以示威方式向專制政府表達不滿，也蘊涵都市民眾對政治民主化的期待，間接促成明治時期第一位非薩長藩閥出身的西園寺公望出任內閣首相。⁷不過，對台灣與朝鮮民眾而言，日比谷燒打事件對日本國內政治影響較大，與殖民地統治並無關連，所以本文採取坂野潤治的看法，將大正民主時期定義於 1912-1916 大正天皇在位期間。

二、大正時期的新聞雜誌

日本民間創辦新聞雜誌，自明治時期開始蓬勃。據日本學者山本文雄的研究，明治時代後期，雜誌出版成功企業化，其中以博文館與實業之日本社為兩大出版社，出刊十數種大眾雜誌，尤其，少年及婦女雜誌進入大量發行的時代。博文館出版的《太陽》久負盛名，《少年世界》則是全日本讀者最多的代表性雜誌；實業之日本社則出版也開創婦女雜誌的新頁。日俄戰爭後，1910 年代青少年間興起辯論熱潮，野間清治創辦《雄弁》，受到青少年極大的歡迎；之後又成立講談社，出刊《講談俱樂部》，以大眾小說為賣點。此時期，文藝與評論並重的綜合性雜誌以《太陽》、《中央公論》、《日本及日本人》為代表。⁸

到了大正時期，大眾雜誌量產化，經營型態也日漸確立；此外，並且出現了以知識份子為對象的雜誌路線。大眾雜誌中以野間清治的講談社所出版的《キング》(king)、《講談俱樂部》、《雄弁》等九大雜誌，銷量最大，形成雜誌王國。而知識界為讀者對象的總合雜誌也大有發展，尤其，主張民本主義的《中央公論》取代了《太陽》，成為思想界的領導者。同時，因為社會主義急速發展，山本實彥發行《改造》，成為急進思想家們的言論舞台。菊池寬所創辦的《文藝春秋》則屬文藝性雜誌，也甚風行。

時序進入昭和初期，代表民主主義的《中央公論》、代表馬克斯主義的《改造》是最具代表性的綜合雜誌，原本領導言論界的《太陽》已顯疲態，終於在昭和 2 年停刊。⁹

⁴ 參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頁 9-10。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 9。

⁵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台北：五南，2008，頁 134。

⁶ 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 1-17。

⁷ 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18-20。

⁸ 山本文雄，《日本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史》，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70，頁 68，98-99。

⁹ 山本文雄，《日本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史》，頁 135-136，167。

另外，韓國學者姜東鎮認為，明治中期讀者最多的雜誌是《太陽》、《中央公論》、《日本及日本人》；到了大正中期，《改造》、《東洋經濟新報》具有相當影響力。¹⁰日本學者植田康夫則指出，大正民主時期最重要的綜合性雜誌包括《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日本評論》、《キング》(King)等。¹¹

本文以知識界為主的綜合性雜誌為研究對象，不討論大眾、學生或婦女刊物。綜合以上各家所論，以銷售量多、影響力大刊物為主，並含括從右到左的各類意識型態代表雜誌，分別以《日本及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及《改造》為分析文本。

先介紹本文所分析雜誌之背景與言論特色。《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的前身，是創刊於1888年(明治21年)的《日本人》。此刊由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等人所創辦，標榜國粹主義，並組織「政教社」。1907年(明治40年)合併《日本》雜誌，改名為《日本及日本人》，創刊初時，頗具影響力。但至大正時期民主思潮流行，《中央公論》網羅大學教授為筆陣，儼然在野政論家的姿態；大正民主時期尾聲，社會主義風潮鵲起，《改造》創刊後風行一時，《日本及日本人》被兩刊追過，影響力日減。¹²

《太陽》雜誌由博文館創刊於1895年，曾經幾度領導言論界。1897-1902年(明治30-35年)高山樗牛擔任主編時，提倡「日本主義」，出現該刊發行以來的第一個高峰。1909-1917(明治42-大正6年)，由早稻田大學教授浮田和民主持筆政，上任之初即發表〈敬告『太陽』讀者〉，強調「對內立憲思想、對外帝國主義」，號稱「立憲的帝國主義」，一時引領輿論，成為該刊的第二個黃金期。但自1917年(大正6年)以後，淺田江村接掌，未能在大正民主的時代轉換點提出新的政治社會構想，而逐漸被其他刊物超越。¹³

《中央公論》為麻田駒之助所創辦，於明治末期，以做為自然主義文學的園地而受歡迎，主編是瀧田樗陰。大正初期，個人主義抬頭，婦女自覺與解放呼聲日高，而有平塚雷鳥創刊《青鞜》，推動婦女運動。《中央公論》注意到這個趨向，1913年(大正2年)7月出刊「婦女問題」專號，受到熱烈回響，因此於5月，又創辦了《婦人公論》。

一次大戰前後，民主主義成為世界流行思潮，《中央公論》邀請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加入筆陣，鼓吹民本主義，廣受知識界矚目，至此，《中央公論》在評論與文藝兩方面稱霸，進入黃金時代，影響力遙遙領先其他雜誌。該社的兩大雜誌，《中央公論》揭橥自由主義大旗，《婦人公論》強調婦女解放主張，如車之兩輪相輔相成，成為一次大戰後日本思想文化界的指標。¹⁴不過，1925年(大正

¹⁰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4。

¹¹ 植田康夫，〈綜合雜誌の興衰と編輯者の活動〉，收入山本武利等編，《「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4卷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國」》，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43-170。

¹² 有山輝雄，〈解題—雜誌『日本』、『日本及日本人』の變遷—その言論と人〉，收入日本近代史料研究會編，《雜誌『日本』、『日本及日本人』目次總覽》，東京：日本近代史料研究會，1977，頁1-22。

¹³ 鈴木正節，《博文館『太陽』の研究》，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9，頁14-23。

¹⁴ 中央公論社編，《中央公論社七十年》，東京：中央公論社，1955，頁14-17。

14 年) 瀧田樗陰逝世，加上《改造》崛起，《中央公論》逐漸走過絢爛期。

《改造》雜誌是山本實彥所創刊，此時市面已有《中央公論》、《太陽》、《日本及日本人》等同類型倡銷雜誌，各有忠實讀者；社會主義雜誌則有河上肇的《社會問題研究》、長谷川如是閑與大山郁夫的《我等》、堺利彥的《社會主義研究》、福田德三的《解放》等刊，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前三期發售情形不佳，到了第四期決定放手一搏，製作「勞働問題・社會主義批判」專號，3 萬本在 2 日內售罄，雜誌起死回生。次後銷路一路直上，到 1920 年衝破 10 萬本，並且成為急進主義的發言舞台，取代《中央公論》的輿論領導地位。¹⁵

表一、大正時期主要綜合性雜誌

雜誌名稱	特性	社長/主要幹部	創刊	型態	發售區域	1918 發行數	1927 發行數
《日本及日本人》	國粹主義	三宅雪嶺	1888	雙週刊	關東地區	15,000	15,000
《太陽》	立憲的帝國主義	大橋新三郎	1895	月刊	關東地區	30,000	10,000
《中央公論》	自由主義	麻田駒之助	1896	月刊	關東地區	40,000	20,000
《改造》	社會主義	山本實彥	1919	月刊	全國	尚未創刊	100,000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從上述四本刊物的出刊先後以及其言論立場的特性，也可以發現，從明治時代到大正時代，日本社會有愈來愈自由開放的趨向。在書報雜誌的言論市場上明顯地反映這個趨勢，早先風行的雜誌《日本及日本人》主張國粹主義、日本主義；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標榜立憲主義的《太陽》取得了言論界的領導地位；到了一次大戰前後，高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大旗的《中央公論》獨領風騷；隨著日本社會工農問題日益深刻化、社會主義思潮襲捲，反映時代階級現狀的《改造》異軍突起。

三、大正民主時期與殖民地問題

大正民主運動不只關係到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民主而已，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殖民地統治等課題也在此時受到重視。榮澤幸二認為，大正民主運動是日俄戰爭後到大正末期，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思想與民主

¹⁵ 松原一枝，《改造社と山本實彥》，鹿兒島：南方新社，2000，頁 88-110。橫山春一，〈『改造』について〉，收入橫山春一編，《『改造』目次總覽》，東京：新約書房，1974，頁 9-11。

主義思想間的矛盾所展開的運動，與朝鮮、台灣等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密不可分。至大正時期為止，日本帝國主義與天皇制思想，由幾個面向的意識形態所構成：1、擁護體制與獨佔資本者，確保人民各階層的服從，壓制反帝國主義運動並將之正當化的意識形態；2、將對外侵略與殖民地支配正當化的意識形態；3、為解決帝國主義各國間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4、擁護帝國主義體制、否定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¹⁶亦即，日本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對內強調國家主義與集體效忠；對外主張膨脹政策、擴張殖民地。而整個大正民主的各種思想主張與爭論，正是環繞著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而展開。

但是，直到 1919 年朝鮮三一獨立事件爆發之前，日本國內的新聞媒體甚少報導或討論殖民地問題。根據松尾尊兌的統計，擁有第一發行情、批判藩閥官僚政治色採強烈的《大阪朝日新聞》，自 1913-1918 年間，以朝鮮問題與中國問題為主題的社論，數量甚為懸殊。因為朝鮮是日本的殖民地，命運已定，中國問題則是日本正面對或將要解決的問題。

表二、1913-1918《大阪朝日新聞》以朝鮮問題、中國問題社論統計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總計
朝鮮問題	2	0	1	2	0	1	6
中國問題	41	29	63	74	85	31	323

資料來源：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1974，頁 278。

朝鮮、滿洲、中國，是日本言論界探討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地統治時的主要對象；作為日本最早的殖民地，台灣問題更少被提及。韓國學者姜東鎮研究日本言論界與朝鮮問題，就其所搜集大量的報紙社論、雜誌論說來看，殖民地台灣往往是在討論朝鮮問題時附帶一提。¹⁷

本研究將大正民主時期(1912-1926)分為兩個階段，以 1919 年三一獨立運動為界，正好各約 7 年，《日本及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改造》四刊有關台灣與朝鮮之殖民地政策問題篇數如表三。

表三、1912-1926 四刊有關殖民地問題論文統計

	1912-1918		1919-1926	
《日本及日本人》	8	台灣 4	35	台灣 6
		朝鮮 2		朝鮮 27
		殖民策 2		殖民策 2
《太陽》	3	台灣 1	19	台灣 5
		朝鮮 1		朝鮮 12

¹⁶ 榮澤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 4-5。

¹⁷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4。

		殖民策 1		殖民策 2
《中央公論》	7	台灣 0	17	台灣 0
		朝鮮 7		朝鮮 16
		殖民策 0		殖民策 1
《改造》	0	0	10	台灣 2
				朝鮮 6
				殖民策 2
總計	18		80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

從表三的統計中可以明顯看出，有關台灣、朝鮮殖民地問題，在《日本及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改造》四刊的討論是非常少的。尤其，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發生前的七年間，各刊的報導幾乎都是各位數，甚至平均一年不到一篇的報導，殖民地問題受忽視的程度可見一般。

三一獨立運動發生後，各刊對事件的報導，以《日本及日本人》在1919年3月15日出刊的雜誌上以「朝鮮各地的重大暴動」，是各刊中最早關注此事者。接著在7月分推出朝鮮問題專輯，除編輯部外，另有四篇專文討論，在各刊中表現出對三一事件最高的關注態度，又因為是半月刊，篇數最多。直到1921年以後，有關朝鮮問題討論熱度才退去。《中央公論》在4月刊出三一事件消息，反應也相當迅速，以後有多篇評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對朝鮮統治幾乎評論都出自吉野作造之手。《太陽》至1919年5月，才報導了三一獨立運動，討論殖民地問題篇數不多。傾向社會主義路線的《改造》也在5月報導此事，但該刊對朝鮮問題關注極少，只有寥寥3篇文章。

再從有關台灣問題或朝鮮問題分別觀之，《日本及日本人》在1919年以前較多討論台灣問題；但三一事件之後，朝鮮問題的討論大大超過台灣。《太陽》也是在三一事件後較多文章關心朝鮮統治，但並沒有同樣地探倒台灣統治問題。《中央公論》令人不敢置信地，從不討論台灣統治問題，所有的焦點都放在朝鮮問題上。《改造》是1919年4月才創刊，做為社會主義傾向的刊物，應該更關心弱小民族的問題，但卻在四刊中有關殖民地問題的探討篇數最少，朝鮮問題也明顯多於台灣問題的討論。

四、三一獨立運動與朝鮮論

(一) 《日本及日本人》

三一獨立運動發生後，《日本及日本人》在1919年3月15日出刊的雜誌上以「朝鮮各地的重大暴動」，報導了此事，是四刊中最早關注此事者。最初的報導指向「世界思潮的刺激」與「外國宣教師的煽動」，¹⁸接著又有「京城生」投書，描述在京城(首爾)所見，指騷動的發起者是天道教徒，但各地響應的原因，

¹⁸ 〈東西南北—朝鮮各地の重大暴動〉，《日本及日本人》752期，1919年3月15日，頁6。

則是朝鮮人全體對日本統治的不滿。¹⁹

至 7 月，製作《日本及日本人》專題，以多篇文章討論了朝鮮統治問題。主要看法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朝鮮統治現狀之批判。先有編輯部批判先前的「武斷政治」，認為寺內正義應對朝鮮統治失敗負起全責；主張改換為文官制度。²⁰也有認為，朝鮮暴動的主因，並非反、排日，只是對軍閥為主的總督惡政不滿；如果能使朝鮮人生活與日本人同樣幸福安泰，朝鮮做為日本的一個屬邦絕無問題；因此應去除寺內正毅以來的軍閥橫暴，改以文官總督制。朝鮮總督不須向議會負責，是朝鮮政治腐敗墮落的主要原因，文官總督直屬於內閣、向議會負責，並且宜廢除「朝鮮」之名，使之完全成為日本的一道一縣的地方議會組織。²¹

論者多認為，所謂「朝鮮問題」，只是對總督統治不滿的爆發。過去朝鮮在李朝時代受苛斂剝削，外遭強國威脅，只是苟延殘喘。日韓合併，使朝鮮人獲得安全與幸福，朝鮮人本應粉身碎骨以報，為何卻起而反抗，實乃被視為亡國之民、受官僚政治、武官政治的壓迫，而生出的反抗心，應予同情。²²所以建議，不應將朝鮮視為「殖民地」，應徹底施行內地延長，以外無他。因為早先朝鮮李朝舊政腐敗，兩班貴族橫徵苛斂，日鮮合併是拯救一千餘萬窮民於水火；但總督政治未以鮮民為同胞，惡政引起反抗。所以應廢除總督政治、憲兵政治、偵探政治，不再以朝鮮為殖民地，一千萬鮮民不再是被征服的奴隸，同為帝國臣民，方可解決問題。²³

自由主義者植原悅二郎則以專文指出，朝鮮統治的根本問題不在武官或文官統治，而是統治方針的問題。朝鮮人與我國國民一樣，希望保有生命財產的安全，但將朝鮮視為領屬，使朝鮮人對政治絕望、自暴自棄，最終舉起叛旗，獨立運動成為自然的趨勢。如果了解朝鮮人這樣的心理狀態，朝鮮統治根本方針就必須做徹底改變：

第一，其徹底方針，應以日本朝鮮合併時的意志，即當朝鮮人的文化程度與我國國民同一時，應全然撤廢國境差別，所有政治一體相同的覺悟。若以此種主義樹立朝鮮統治方針，從根本改善朝鮮的諸般設施與教育制度，如此的話，朝鮮人將來在政治上也能有希望。這是最重要的、獲得和平的安全辦。

其次，不只確定朝鮮統治方針，我國國民對朝鮮人的態度也應改變。…我國國民對優者乾於隸屬順從，對劣者動輒傲慢無禮，…此種態度最是深深傷害朝鮮人的感情。…只改變政治是不行的，…若真正把朝鮮合併於我國，應將朝鮮人事為我國國民同胞。…如此，朝鮮人對我國國民的反感才會去除。

要之，要維持將來朝鮮致序的永久和平，在於統治的主義方針，及國民態度。…

¹⁹ 京城生，〈朝鮮の獨立萬歲〉，《日本及日本人》753 期，1919 年 4 月 1 日，頁 64。

²⁰ 〈東西南北一總督文武併用制反對者〉，《日本及日本人》760 期，1919 年 7 月 1 日，頁 4-5。

²¹ 大番町人，〈朝鮮騷擾と文官總督制〉，《日本及日本人》760 期，1919 年 7 月 1 日，頁 56-58。

²² 湯朝觀明，〈所謂朝鮮問題に就て一鮮人危險思想の遠因近因〉，《日本及日本人》791 期，1920 年 9 月 15 日，頁 23-34。

²³ 鐵人，〈朝鮮は植民地か〉，《日本及日本人》760 期，1919 年 7 月 1 日，頁 60-62。

以武力及警察全統治一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以他國為領屬而永久統治也也不可能。²⁴

更有強烈的同化主義論者，主張消滅朝鮮民族與歷史。中山啟認為，作為亞洲的盟主、對抗白色人種，是日本人的使命。日本人不應對外要求撤廢人種差別，對內卻對被征服者施行人種差別政策，或施暴虐之策於亞洲各朝鮮在日本國防上具有及重要的地位，決不能容許朝鮮獨立或自治；為了防止朝鮮民族的反抗，最好的方法不是征服壓制，而是將其完全同化為日本民族。目前，朝鮮人的反抗來自被征服者意識、亡國意識、差別意識與分類意識，如果能使朝鮮人忘記「朝鮮人」之名稱，則可完全與日本民族混合為一體。具體的做法是使朝鮮人姓名全部日本化，並且在三十年內完全消滅朝鮮語，使所謂「朝鮮人」的識別依據為全湮滅，與日本人通婚、廢除差別待遇，使完全成為「新日本人」。所以，真正日鮮融合的第一步，就是朝鮮人姓名日本化。²⁵也有建議改早朝鮮人的教科書內容，將「日鮮同祖」觀念置於教科書內，說明「日本民族」是大和、蝦夷、隼人、熊襲、支那、朝鮮等各混血人種的總稱，大和民族征服其他種族，使成一體，為各雜種民族中最優秀的一支；又，日語及韓語，在語言學上都屬於扶桑語系；風俗與宗教信仰方面，日、滿、蒙有共通之處等等。在教科書中將日本民族與朝鮮民族關係予以合理說明，朝鮮人祖先與日本民族同祖，修身課、歷史課、地理課中加強教育，方是民族融合之計。²⁶

對於所謂「朝鮮自治」之說，則是明確表達反對看法。高木繁就指出，理由有三，第一，英國的自治領制度，是以發達的移民為核心，移民自母國來、施行母國法律，與畝國大同小異；英國給予加拿大、澳洲自治權，是在大同之中承認小異的制度，自治領如母國的胎兒，保持不可分的親和關係。朝鮮本是一個國家，有自己的文化風如、民族紐帶，與日本大異而小同，一旦給予自治，如餵鷹食肉，飽食即揚去不返。第二，日本與朝先之關係，不曾多見，近代國家中使一完全獨立之國家包容於自國之內，是從未聽聞的事。如此，則一國分割為數國，實可預見將爆發慘禍。第三，朝鮮人的文化程度，尚不能支配自己的命運與政治，果真給予立法府、授予議決之權，尚非其時。²⁷

該刊雖對新總督齋藤實為海軍出身，並未落實「文官總督」的期待，而有所批評。但大體上對於齋藤總督「內鮮一視同仁」、「放寬言論自由」、「研擬地方自治制度」等政策宣示給予肯定。²⁸

簡而言之，三一獨立運動爆發後，《日本及日本人》批判武官總督在朝鮮統

²⁴ 植原悅二郎，〈朝鮮統治策〉，《日本及日本人》760期，1919年7月1日，頁23-25。

²⁵ 中山啟，〈朝鮮人の名を全部日本名に變すべし—朝鮮民族同化の根本策〉，《日本及日本人》56期，1924年9月15日，頁37-41。

²⁶ 本田恒三，〈朝鮮教科書を根本より改造すべし—日鮮融合の根本策〉，《日本及日本人》63期，1924年12月25日，頁25-29。

²⁷ 高木繁，〈朝鮮統治私案〉，《日本及日本人》760期，1919年7月1日，頁25-30。

²⁸ 社論，〈東西南北—新總督の鮮治更新訓示〉，《日本及日本人》765期，1919年9月15日，頁4-5。

治手段過於橫暴，寺內正義與山縣有朋應為統治失敗負責。該刊的立場堅持內地延長、同化主義，改善統治手段等等，但對給予自治權等有關朝鮮統治方式的根本變動，則是寸步不讓，抱持反對態度。

但也有少數反對同化政策，所提出的理由卻完全相反。細井肇認為，一視同仁的內地延長政策，以朝鮮為不可分領土，不以殖民地視之、廢除母國子國之觀念，將來要使朝鮮半島如北海道一樣，改稱「西海道」。但卻換來三一獨立事件，目下朝鮮狀況日益惡化，親日派如一進黨人，也都轉向獨力派，上海、俄國、滿州都有獨立派積極活動，考驗日本政府的決心。他認為原敬內閣對朝鮮獨力運動過於溫和，這些「以堯舜之名、行盜拓之時」的「不逞鮮人」，如同要糖的小孩，只有以拳頭加於其上，呼求得以休矣。²⁹

赤木龜一發表長文，反對同化政策。法國的同化政策以「平等主義」為原則，但等同於對殖民地人民「精神的佔領」，比領土的佔領更大費心力，已證明失敗。英國以「實利主義」統治殖民地，追求「經濟的共同主義」，不過度干涉殖民地事物，反而統治穩定。當時國際流行的「民族自決」之說，則是高調，缺乏實力的民族放任他自決獨立，反而醞釀周圍國家的角力與不安。因此，絕對不能容許朝鮮獨立，如此，朝鮮人自動會回第二種選擇，即要求撤廢日鮮差別待遇。然，撤除差別待遇，無意間走向同化主義，將使日本步法國的後塵。朝鮮人所要的是獲得福祉，而非日本化，同化政策、同一政策是雙方的不幸，所以主張將朝鮮視為「保護國」、共存共榮。所以主張非同化主義、非撲滅主義，而應以「共同主義」為新政策，追求「經濟的共同主義」。³⁰此看法可說是《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中對殖民地最為友善的主張。

(二)《太陽》

《太陽》至 1919 年 5 月，才報導了三一獨立運動，雖說是天道教徒所為、宣教師煽動，但也指出「朝鮮此次內亂爆發，是由於對我國的文化價值未有真確認識」。³¹該刊關於鮮統治問題的主張，彈性遠遠超過《日本及日本人》。

多數論者都批判同化主義不可能成功。南宮璧認為，同化政策雖是日韓合並以來一貫的政策，但困難重重：一，要求朝鮮人同話為日本人，但日本文化與司想一直在演變，如何提示標準？二，從歐洲列強的殖民政策來看，同化政策終歸失敗。三，同化政策強化「我」的存在認識，日本人因此自尊自傲，朝鮮人則自卑自棄。四，同化如西潮東流，應以自然方式進行，人工同化及成為暴力，無法成功。五，世界文明須倚賴各國相異的文化，如豐富多采之花園，同化政策扼殺豐富多元的文化。³²接著，又撰文稱許朝鮮民族在美學藝術、宗教經典、文字發

²⁹ 細井肇，〈朝鮮の統治(五)〉，《日本及日本人》797 期，1920 年 12 月 1 日，頁 30-35。

³⁰ 赤木龜一，〈對鮮私議(上)—同化政策を排す〉，《日本及日本人》775 期，1920 年 2 月 11 日，頁 23-32。

³¹ 秋紫山人，〈教育時言—支那朝鮮に於ける失敗〉，《太陽》65 期，1919 年 5 月號，頁 34-35。

³² 南宮璧，〈朝鮮統治政策に就いて〉，《太陽》，1919 年 8 月號，頁 180-183。

明、觀象測候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³³

高橋亨指出，自從日韓合併、朝鮮亡國以來，朝鮮人國家觀念已喪失，但朝鮮民族觀念代替了國家觀念。因為日本統治甚為不滿，此民族觀念遂出現兩種主張：一是政治自主運動，即獨立運動，由民族觀念推進到國家觀念，打算建立獨立國家。一是認為建立獨立國家乃不可能之事，主張日鮮共存，兩民族以平等之待遇，此種「共存主義」，乃是現下最穩健的主張，就是政治上的朝鮮自治運動，滿足於日本府縣層級的地方自治，希望建力英國殖民地般的自治政府。第一種獨立運動，今之朝鮮人無能力維持運作，從日本國家本位立場而言，將不可能同意。但，以府縣層級的地方自治，則無反對理由。過去日本以同化政策為目標，實乃空論，內鮮共存共治最符合雙方利益。³⁴高橋亨關心朝鮮政治發展，又考察齋藤實所推動的「文化政治」，指其具體內容一是蛻去武斷政治之武裝，訴諸平民民主的統治方式；一是重視物質生活之改善及精神生活之向上，希望將民度落後的朝鮮提昇為內鮮一致。此政策推動以來，朝鮮大多數民眾高唱文化生活，向學之心勃興。雖然仍有反抗文化政治的運動及思想，但人數甚少。只是，文化政治仍有隱憂，一是朝鮮年輕男女從以前的勤儉儲蓄，轉向輕鄙實業，醉心庭球、野球、討論會等逸樂傾向，日後將影響生產力。次為，文化政治標語大為流行，地方子弟無論資力高低都競相入學，父兄賣地成為無產者。又，文化政治成功後，朝鮮人知識水平大為進步，言論自由、主義思想必然流行，恐危害朝鮮之穩健發達。

35

京都大學殖民政策講座的山本美越乃教授認為，朝鮮合併十年以來，在日本統治下，朝鮮人民在政治經濟個方面都受到多保障。但朝鮮人仍然不滿，主要原因包括差別待遇、差別教育、下級官廳的冷淡、憲兵與警察的橫暴、內地人的傲慢輕蔑等等。他具體指出，任何國家想以專制強壓貫徹母國本位主義，是不可能的事；而不危害母國利害的自治主義，是最可行的施政方針。換言之，總督由母國主權者任命，但總督之下的政務推行，需獲內鮮人選出的朝鮮議會信任，未獲信任者須辭職，這正是文明國責任政府的運作方式。

但目下朝鮮人民的知識層程度不足，尚無法施行代議政治；過渡時期可先設立評議會制度，由有識鮮人中選出民選議員，與官員共組行政評議會。待將來教育普及、自治訓練完成，再推動完全自治。如此，內政委由鮮人自治，母國則掌握主權，此種自治領制度，在共存共保得大目標下，是兩國國民永久提攜親善的最佳之策。³⁶

末廣重雄是東京大學教授的主張更先進。在三一事件不久之後，7月份他發表一文，論述鏗鏘有力。他說自己早先已預言朝鮮統治不當，將成遠東的愛爾蘭問題，果不其然。朝鮮暴動的根本原因是對日本統治不滿，對差別待遇之不滿；有逢一次大戰小國追求自由獨立、民族自決，朝鮮人乃受此世界思潮影響，追求

³³ 南宮璧，〈朝鮮文化史上之光輝點〉，《太陽》，1919年11月號，頁174-177。

³⁴ 高橋亨，〈朝鮮人國家觀念の變遷〉，《太陽》，1920年4月號，頁113-121。

³⁵ 高橋亨，〈朝鮮に於ける文化政治と思想問題〉，《太陽》，1923年5月號，頁6-21。

³⁶ 山本美越乃，〈朝鮮統治問題私見〉，《太陽》，1920年5月號，頁54-59。

分離獨立—至少要求自治。

他話鋒一轉指出，日本政府打算在朝鮮施行同化政策是不可行的，晚近世界各國民族精神勃發，同化政策無成功之例。朝鮮暴動，證明過去十年來施行的同化政策完全失敗。但，可以同意朝鮮獨立嗎？朝鮮無獨立的能力，一旦容許獨立，如幼兒離手，隨時將傾倒受傷；且，將使遠東情勢回到日清戰爭前之狀態。為朝鮮計，為日本安全計，朝鮮自治是可以容許的最善之策。他說：

朝鮮問題根解決之策，在允許朝鮮人自治，此外無他。英國無視愛爾蘭人的要求，因為不許它自治，向來在愛爾蘭擁有勢力的溫和派、自治派國民黨，全然喪失其勢力，過激的獨立派—新芬黨得勢，愛爾蘭情勢不穩。…我應以英國的愛爾蘭為鑑，為我國將來安全計，同允許朝鮮人自治，…滿足朝鮮人數人的要求——不敢說是全部人—日鮮方能融合。

反對自治論者認為，自治只是獨立的第一階段。一旦容許朝鮮人自治，結局必然走向獨立。…我的看法是，朝鮮人自治的結果、經過政治訓練，已經有獨立的能力，且全民族希望獨立的話，就容許他們獨立何妨？…我國若強勢阻礙，朝鮮成為禍亂不絕之淵；承認其獨立，日鮮兩國和衷協同，互謀國運發展，可維持遠東和平，與天皇合併詔書所說帝國安全保障的旨趣一致。³⁷

末廣重雄之說，允許殖民地自治、甚至獨立，是知識界少有的看法。慶應大學教授詹占部百太郎分析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歷史與現況，指出 1918 年末，新芬黨在總選舉中一舉獲得 73 席次，大獲全勝，獨立運動一時猖獗；自治派的國民黨從 80 席驟減為 7 席，幾近全滅敗北，自治問題轉向獨立問題。愛爾蘭問題成為應國政治的最大難題。³⁸

雖然《太陽》諸公反對同化政策，支持朝鮮自治、甚至獨立，但朝鮮親日派閔元植卻撰文主張徹底同化，因為：

同化應依據同治，同治的根本意思是將日鮮民族置同一程度。帝國為日本民族之帝國，朝鮮為日本民族之朝鮮，到底是朝鮮人所不能容忍。帝國為日鮮民族之帝國，朝鮮為帝國之一地方，並在政治上、社會上體現此道理。³⁹

所以他主張日鮮同治、登用朝鮮人材、獲得地方到中央的參政權、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教育平等。總之，日鮮同治，利益相同，朝鮮民族犧牲獨立之名，獲得合併的利異，廢去猜忌、獎勵忠誠，此為「新日本主義」。

(三)《中央公論》

³⁷ 末廣重雄，〈朝鮮自治問題〉，《太陽》65 期，1919 年 7 月號，頁 74-80。

³⁸ 占部百太郎，〈愛蘭問題！！自治か獨立か(上)〉，《太陽》，1919 年 8 月號，頁 122-129。

³⁹ 閔元植，〈朝鮮騷擾善後策—朝鮮の求むる所は斯の如し〉，《太陽》，1920 年 1 月號，頁 35-60。

《中央公論》在三一事件發不後後的4月，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撰文對事件作出反應。吉野以「對外的良心的發揮」為基調，直指面對國際民主潮流，日本帝國再為外關係上令人失望，無論是朝鮮問題、台灣的生蕃問題，都不曾當地人的幸福與利以為考量；甚至，在中國、在西伯利亞，以日本臣民利益之名，工然容許罪惡，讚許志士的行動。朝鮮問題，不啻國民對外良心的麻痺，從暴動至今新聞雜誌上知識階級的評論可以看到，總是急於指責他人，全無自省之心。或說朝鮮統治無誤、或說朝鮮物質生活已遙遙進步、或說朝鮮人不知感恩。缺乏自我反省之下，有兩點必須注意：一，無法真正探究日本統治下朝鮮人民的真正想法，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二，以為暴動的起因是地三者煽動，將勿題簡化為陰謀，為自己卸責，無法根本地面對問題。同樣在中日問題、滿蒙問題、西伯利亞問題、美日問題上，日本都缺乏自省。要成為世界共同生活中的帝國，國民有對外發灰良心的必要。⁴⁰

同一期刊物上，吉野題出具體的善後建議：一，雖然面對暴動，須以國法威嚴臨之，但僅如此並無法解決問題。二，與前應同時進行的是，對鮮民救恤，以巨額御賜金恩威並行，展現皇室仁惠。三，貫徹一視同仁、廢除日鮮差別待遇。四，承認朝鮮人某種程度的自治，範圍、方法、時期可再研究，但方針上須廢除官吏萬能的政治，朝鮮人與內地人的協同政治絕對必要。五，設立民間日鮮協同的疏通機關，雖是非常困難之事。六，努力取得外國宣教師對日本統治之合作，再進一步共同開導朝鮮人，取得諒解。⁴¹

接著，吉野又指出，當前朝鮮統治最重要的問題，以言論自由為急務。雖非絕對之自由，但至少給予與內地同等程度之言論自由，顯示內鮮平等。統治朝鮮並非只是朝鮮的山河、動植物，最重要是人心與靈魂，壓抑言論自由，統治必不成功。⁴²

貴族院議員江木翼對殖民地武官統治制度之僵化提出批評。帝國憲法規定軍務必由國務大臣須帷幕上奏；一般政務則由總理大臣上奏。此種軍政與民政分別上奏的規定，造成殖民地總督任命上的困難，殖民地總督若由文官出任，不可委以軍務；若要文武得兼，必須任命武官，此即現行制度的由來。但總督所司事項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文官事務，軍人擔任總督是否適任，造成困難。因此，他建議應廢除原任用限制，應廣納各方人才，排除非武官不可的局限。關東都督府以關東廳長官掌民政、軍司令官掌軍政的雙軌制，並不適用於朝鮮與台灣，應將軍務交給文官總都督管理，圖殖民事務之統一，而因應非常急變之需。⁴³吉野做造也同意此看法，認為殖民地總督並非非武官不可，如今朝鮮總督新制，將從來直屬於天皇地位改為受內閣總理大臣指揮監督，過去軍務不受內閣與聞、不受國民置喙，今日一改，脫離向來的憲兵政治，從殖民政策觀之，是較文明的方式，不僅朝鮮，台灣統治亦當如此。他並期勉新總督齋藤實應撤廢內鮮差別待遇、尊重言

⁴⁰ 吉野作造，〈對外的良心の發揮〉，《中央公論》34：4，1919年4月號，頁101-110。

⁴¹ 吉野作造，〈時論—朝鮮暴動善後策〉，《中央公論》34：4，1919年4月號，頁121-123。

⁴² 吉野作造，〈時論—朝鮮に於ける言論自由〉，《中央公論》34：6，1919年6月號，頁92-94。

⁴³ 江木翼，〈植民地總督制度改革論〉，《中央公論》34：7，1919年7月號，頁39-42。

論自由、提供教育機會、圖謀朝鮮民族之發達。⁴⁴

1919年12月，原敬首相接見上海朝鮮獨立政府代表呂運亨，引起軒然大波。外交問責同盟會大舉批判，決議將要糾彈原敬內閣。吉野作造又撰文為之緩解，一，認為面對朝鮮獨立運動不應動輒稱為違反帝國憲法，若真為帝國利益考量，本應以禮待之，雙方坐下來為共同之和平幸福相商。二，日本國民應為過去十年朝鮮統治失敗好好反省，對朝鮮獨立主張，應以寬大同情雅諒對待之。三，呂運亨是一位有教養、值得尊敬的紳士，以「不逞之徒」蔑視之是我輩良心所不許；僅以國家至上主義並非我輩的理想，也對日本將來道德生命的延伸無益。四，此事應避免成為政爭工具，貴族院各賣不應以此事做為攻擊政友會的藉口。⁴⁵

對於殖民地統治，吉野作造並未如期他殖民地政策學者提出具體的統治方針，而是一再以道德、良心、設身處地，提示日本國民。1920年11月，朝鮮紛擾未平，吉野作造指責媒體以「不逞之圖」稱之、以朝鮮人做為日本人的義務要求之、以形式的法律論責之。但日韓合併是的實況如何？日本官憲的統治情況如何？朝鮮人因不滿日本統治，起而反抗，在道德上並無不當之處；若對此無法諒解，朝鮮人將更加反抗到底。況且，朝鮮人做為日本人，而未擁有日本人生來之權利，而未成為百分之百的日本人，豈非我輩之責任？⁴⁶他又認為，齋藤總督更迭之後的朝鮮政治並無改變，仍以內地本位考量，並未真正為朝鮮人之利益著想，無法真正滿足他們的需求。今日，朝鮮排日氣氛高張，我們所稱的「不逞之徒」，卻是朝鮮人尊敬的「愛國殉難者」；我所視為敵人者，卻是朝鮮人所尊敬的憂國之士；雙方如同敵國一般。他不斷重申，朝鮮人是法律上的日本臣民，卻無法獲得平等待遇，實是我輩內地人的道德責任；他們的反日行動，雖然違反日本法律，但道德上應該獲得諒解。日本在間島掃蕩不逞鮮人、在水原事件中的大量暴行，帝國政府的軍事行動，都要面對世界的道德裁判，關乎日本在世界上的信用問題。國民應以此糾彈政府，否則將失去自我反省、道德向上的機會。⁴⁷

吉野再接再勵呼籲日本人重視朝鮮問題，因為「朝鮮問題是正義人道的問題」。朝鮮問題關乎東洋和平之根本、關乎日本命運，民間與新聞媒體對此事不關心，決非好現象。此事一則，為了日本民族的良心，不可默默視之，如間島事件、水原事件，只有片斷新聞報導，欲知事件面貌須仰賴外國媒體，官方確只為子己的報行辯護，無所自悔自責的辯解，根本缺乏任何道德說服力。二則，今日的朝鮮問題，是人到道上的一大問題，震動世界耳目，政客卻以「反對干涉內政」為藉口，為國際有識者所譴責，也違背戰後國際精神。今日，日本所受國際孤立形式，不能不說是因為向來的對中、對朝政策所致，就中最受外國人批評的就是朝鮮問題。因此，為了日本人自身、為了東洋和平、為了恢復日本的國際信用，切外當局一改謬妄的態度。⁴⁸

⁴⁴ 吉野作造〈時論—新總督及び新政務總監を迎ふ〉《中央公論》34:9, 1919年11月號, 頁213-215。

⁴⁵ 吉野作造〈時論—所謂呂運亨事件について〉《中央公論》35:1, 1920年1月號, 頁177-179。

⁴⁶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の暴動について〉, 《中央公論》35:11, 1920年11月號, 頁83-85。

⁴⁷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問題〉, 《中央公論》36:1, 1921年1月號, 頁189-192。

⁴⁸ 吉野作造〈時論—朝鮮問題に關し當局に望む〉《中央公論》36:2, 1921年2月號, 頁79-85。

吉野作造也提醒，自 1919 年三一運動以來，朝鮮的民眾運動分化為硬派與軟派。硬派在海外，有恐怖主義的傾向；軟派在國內，以涵養實力、振興教育與產業為主，但硬派受日本當局取締，軟派業受壓制。此種情勢下，一部分朝鮮人受世界思潮刺激，愈來愈走向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加上日本農村疲敝、佃農生活困難、滿洲俄國移住不便、日本移民移入排擠朝鮮人、內地產業招攬等因素，朝鮮勞動者大兩移入日本內地，並創立「朝鮮勞動者同盟會」等團體，愈愈向階級運動發展。⁴⁹

1923 年底關東大地震後所引起「朝鮮人虐殺事件」，在諸刊中，《中央公論》是唯一對此事加以批判者。這應與吉野作造長期關心朝鮮人處境有關。吉野作造控訴官方對朝鮮人被虐殺之事反應冷淡；官方甚至對新聞媒體曖昧散播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共謀製造動亂的謠言，也未加釋疑，令人遺憾。他建議，此事的善後之策包括：一，對朝鮮人救恤賠償，這不僅是為日鮮融合，也是大國的道德義務。二，一朝流言就造成對朝鮮人的大虐殺，只有道歉是不夠的，應該加強民間啟蒙教育。三，內地人盲信鮮人製造暴亂，實在是三一事件後對鮮人的不信任所致，這是朝鮮統治的根本問題。⁵⁰

《中央公論》中有關殖民地問題的討論，幾乎以吉野作造一人為主。其他如東京大學殖民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是，在 1926 年發表論文指出，者年 4 月最後一位韓國皇帝李花駕崩，朝鮮民眾齊聚昌德宮外哀泣；此種情況與明治天皇駕崩時日本國民聚集二重橋外哀悼一樣，是國民感情的表現。但同樣的場景在朝鮮，日本警官隊卻擔心群眾聚集，而加以驅離，實乃三一獨立事件的影響。三一事件後，朝鮮統治政策一變，新總督齋藤實宣告統治方針是「從文化制度改革以誘導提攜朝鮮人，增進其幸福利益；將來文化發達、民充實後，在政治上、社會上可享與內地人相同得待遇」，並以日鮮同治、日鮮融合、共存共榮為標語。但，文化政治施行七年後，以李王薨去作為考驗，暴露文治主義與武斷主義統治政策同樣無效。文化政治的後果是，一，刺激了朝鮮民眾的文化欲望、經濟欲望、文明的誘惑，但財政能力手段無法支應此些欲望，反而造成更大的負擔，人民不安、絕望。二，共存共榮的具體措施為何？內鮮人在政治社會上的同等待遇如何落實？是選出代表參加內地議會？還是特設朝鮮議會？方針未定。

矢內原於是轉而討論殖民統治政策。他認為殖民政策可分為三大類：一，從屬主義，殖民地全然從屬於本國利益，不考慮住民利益；其結果就是原住民滅絕，或是反抗，美國從英國獨立是為例證。二，同化政策，將殖民地當做本國的一部分，推行本國法律風俗、獎勵通婚，法國正是推行此種政策，但阿爾及利亞等地叛亂頻發，宣告同化政策的失敗。又，同化政策下，原住民選出代議士送往本國參加議會，但因人數上居於少數，本國議會對殖民地仍有絕對的支配權。三，自主協同主義，尊重殖民地的歷史特殊性，承認其自主的集體人格，給予自主發展，與之共同提攜、共圖帝國強大。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是顯著的典型，他們

⁴⁹ 吉野作造〈時論—朝鮮人の社會運動に就て〉，《中央公論》38：5，1923 年 5 月號，頁 191-196。

⁵⁰ 吉野作造，〈朝鮮人虐殺事件に就て〉，《中央公論》38：11，1923 年 11 月號，頁 72-77。

有自己的議會，內閣對議會負責，是獨立的國家，不從屬於母國，而以姐妹國的地位與母國對等，在憲法上又自英國脫退的權利。英國因容許殖民地自治，而得以維繫帝國，與殖民地保持友誼與共同的利益。

他追問，日本對朝鮮的統治，應採哪一種政策？文化政治許諾共存共榮，但給予了何種參政權？為解決內地糧食問題，帝國議會通過朝鮮產米增殖計劃，議員們可有一人考慮過此計劃對朝鮮人的影響？又，若槻首相在議會回答有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問題時，以時機尚早為由回答，但殖民地人民政治能力是否成熟如何判斷？時機尚早不足以成為拒絕殖民地人民參政的積極理由。又，日本政治人物多主張未來由殖民地選出代議士參加帝國議會，若由少數朝鮮議員參與議會，根本無法對朝鮮內政具決定權。

矢內原認為，過去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帶有同化主義的色彩，但三一獨立事件已證明此政策的謬誤。今後應給予朝鮮人議會，使朝鮮人對自己的前途產生自信與希望。或有論者批評：朝鮮議會開設的最後結果，就是朝鮮的分離獨立。他的回答是：一，沒有反抗，就不會主張分離。從屬主義必然引起反抗，協同主義尊重人格自主，方有協同融合的可能。承認朝鮮自主，朝鮮將失去對日本反抗的理由。二，就算自主的朝鮮決定與日本分離獨立，雖然對日本來說是悲傷的事，但以和平的方式終止領有關係，將來還能維持友誼，而不致便成日本的敵國。三，自李朝以來疲弊困憊的朝鮮，能因為日本的統治而獲得活力，甚至得以涵養實力成為獨立國家，豈非證明日本殖民政策的成功？豈非日本的榮譽？要之，矢內原認為，自主主義是對母國最有利的殖民統治政策；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要求，可以做為開設朝鮮議會的參考。⁵¹

另有朝鮮人辛泰嶽指出，日本統治朝鮮以來以朝鮮為原料供應地，近期又因圖謀向中國大陸擴張，更加大力榨取朝鮮。他以具體統計數字指出，朝鮮人口出生率世界第一，人口增加率為世界第四；又因日本人移住、中國勞動者移入，實質增加率遙遙領先各國，人口密度極高。人口過剩之餘，又因日本人掠奪財富，朝鮮人中產階級大幅沒落，貧民增加，不得不向滿洲、西伯利亞、日本內地移出，粗估朝鮮人海外移住者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面對朝鮮經濟困境，日本卻又於1925年通過朝鮮產米增殖計劃，解決日本內地的糧食問題，造成全朝鮮的大饑饉。此種因帝國不均衡發展、近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階級對立，正在朝先發生。

52

(四)《改造》

《改造》對於殖民地問題的討論極少。三一獨立事件後，除了在1919年5月報導外，再無討論。不同於前述幾種刊物的論調，《改造》社論中特別強調以「人道」、「正義」判斷日本政府在朝鮮的統治，日本國民也應負擔責任。除要求

⁵¹ 矢內原忠雄，〈朝鮮統治の方針〉，《中央公論》41：6，1926年6月號，頁35-47。

⁵² 辛泰嶽，〈一朝鮮人としての考察—朝鮮問題の真髓について〉，《中央公論》44：6，1926年6月號，頁42-50。

撤廢人種差別待遇、教育問題、憲兵政治外，特別提到朝鮮總督與台灣總督在官制上的差別：一，朝鮮總督不受內閣總理大臣監督，除少數文官進退須經內閣總理外，幾乎掌握全權。若能如台灣總督一樣受內閣監督，不致宛如另一王國。二，朝鮮統監、總督之威望與勢力，有凌駕在總理大臣之上的實力，如伊藤公、寺內伯。因此，朝鮮總督官制應加以改革。特殊的是，該社論也提醒朝鮮人，所謂正義、自由、平等，不要有武裝威脅、權威對待，須深自檢討自身實力。誤信傳統國家觀、鼓動一知半解的學生輕舉妄動，幸福將轉為不幸，甚至苛酷壓制。較諸日韓合併前朝鮮內治外交的痛苦窘迫，現今已是光明許多；對照英、美等殖民地，朝鮮統治實是仁政。⁵³顯然，《改造》當局並不全然同情朝鮮人民。

事件一年多以後，朝鮮人柳宗悅寫了一篇長文，呼籲朝鮮人與日本人互愛，並表示相信人的本質為善、對日本人抱有希望。此文全然不同於各刊的政論，強調政治面的處置。柳宗悅認為，一國悠久的聲譽並非來自政治、武力，而是來自藝術、宗教、哲學；朝鮮在政治上雖然崇尚事大主義，但具有偉大的藝術之美。國與國之間不應只透過武力、政治由內結合，應重視宗教與藝術之結合，才能理解正義與情愛；期盼未來東洋的文化結合，達成東洋諸國的親密關係。⁵⁴

1920 年代初期，原敬內閣對正在興起的俄國共產主義的影響頗感疑懼，對滿洲與朝鮮的赤化深為憂心，稱為「過激派」，日本政界也莫不尋求撲滅之對策。標榜社會主義路線的《改造》，呼籲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平常心視之。1920 年 11 月，《改造》社論指出，過激派的主張如國缺乏真理與正義，即令一時威逞，終不長久。真正使過激派退潮的方法，還在治理政治弊病與缺陷。⁵⁵12 月，該刊更製作了「滿鮮赤化對應策」專題，京都大學教授末廣重雄對俄國過激派影響朝鮮，甚為擔心，他認為該派的第一個目的在破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然朝鮮之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社會革命的基礎並未成熟，無須過度擔憂。俄國過激派的第二個目的，是解放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民族，高唱民族革命，並給予資金援助，朝鮮獨立運動若獲得資助，將成為重大問題。為防止過激派對朝鮮的後援，或可顛覆俄國勞農政府、或可出兵西伯利亞、或可援助俄國反過激派，但可能性不高。國際聯盟也對俄國勞農政府施以封鎖、經濟制裁，但也未見效果。

中、日北部國境交界的間島，有二十餘萬朝鮮人居住，俄國過激派援助此處之朝鮮獨立派，引起日本政府認為將造成威脅。日本政府以間島非中國領土，向間島、琿春出兵方，與中國政府衝發生突；日本政府掃蕩間島朝鮮人，並打算派軍隊長駐，引起中國排日派的反對，各國也質疑日本侵略野心，影響日本的國濟形象，形勢日增惡化。末廣重雄因此認為，日本長期以來對朝鮮所採取之同化政策終將歸於失敗，朝鮮將有成如愛爾蘭、埃及、印度之虞，對日本之將來造成危險不安。如何防止過激派勢力入侵朝鮮，是極重要的課題。⁵⁶

⁵³ 〈朝鮮統治方針を更新せよ〉，《改造》，1919 年 5 月號，頁 6-9。

⁵⁴ 柳宗悅，〈朝鮮の友に贈る書〉，《改造》，1920 年 6 月號，頁 1-14。

⁵⁵ 〈滿鮮赤化對應策〉，《改造》，1920 年 11 月號，頁 1。

⁵⁶ 末廣重雄，〈過激主義と朝鮮の自決性〉，《改造》，1920 年 12 月號，頁 1-7。

大庭柯公則認為，間島、琿春等中、日、俄邊界所聚集的，其實是中國、朝鮮、俄國的無產民眾，他們缺乏明顯的國家觀念，過去五十年來就是半耕半掠奪的移動生活型態。以「不逞鮮人」觀之，其實是日本本位的看法，出以武力也無法有效勦滅，不如給予自由天地。⁵⁷

五、議會設置請願與台灣論

相對於朝鮮三一獨立運動受到日本媒體的大注視與討論，台灣的議會請願設置運動則幾乎未受到關注。並且，在探討殖民地問題時，幾乎都以朝鮮為焦點，台灣甚少被提及。

(一) 《日本及日本人》

大正期的十多年間，《日本及日本人》只有極少次數討論到台灣問題，對持續 15 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更是少關注。

一種提法是，在討論朝鮮問題時，以台灣做為比較。赤木龜一的論文中主張對朝鮮採取尊重殖民地特殊性、共存共榮的「共同主義」，但對台灣則不同。因為，台灣在日本佔領前是中國的殖民地，朝鮮自股以來有自己的國家；台灣土著人民平和、是經濟主義的勤勉民族，朝鮮人民陰險、是偏好政治的懶惰者；台灣與日本歷史較少牽連，朝鮮子股與日本多次密切交涉；台灣位置與日本鄉隔遙遠，朝鮮與日本一衣代水緊鄰；台灣風土氣候與母國全異，朝鮮與母國相仿；台灣危海軍所至恃，朝鮮為陸軍所恃等等。這些差異所及對統治產生不小影響，所以朝鮮須行同化政策，台灣得免。台灣佔領以來得以在短期間內看到治績，其重要原因是，統治當局一開始就以一個新殖民地視之，所有事物以特殊政策臨之，未加更動，是統治成功的最大原因，並且成為世界殖民史上少有的特例與記錄。台灣統治成功的寶貴經驗，可以應用在朝鮮，即非同化主義，而是接近「經濟的共同主義」的精神。⁵⁸赤木的談法，將台灣統治的差別待遇、特殊主義完全正面評價。

時至 1925 年，方有論者對於台灣的法制加以批評，六三法之下臺灣總督擁有與法律同等效率的律令權，總督頒佈的各種律令，使得台灣人民的民事爭訟不受保障、人權受蹂躪、言論不自由、內台婚姻與養子關係無法正常化等等。日本領台三十年，精神面向與物質面向無法並立，島內知識份子都對總督政治大加抨擊。如今，內地實行普選、施行陪沈團制度，與之對照，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卻被以妨害治安罪名判刑，許多同志身繫囹圄，然愈是壓迫愈激成反抗氣勢，為國家著想、垂憐台灣島民，六三法實不應繼續。⁵⁹這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進行五年以來，《日本及日本人》首次表示態度，而且只是批評總督專政，並非明確表態支持台灣議會運動。反而，論者對台灣統治稍有鬆動跡象，即大聲批判。1926 年若槻禮一郎首相在帝國議會答覆質詢，認為「台灣自治是早晚的事」，反應強

⁵⁷ 大庭柯公，〈在滿露領の鮮人解放〉，《改造》，1920 年 12 月號，頁 29-32。

⁵⁸ 赤木龜一，〈對鮮私議(下)—同化政策を排す〉，《日本及日本人》776 期，1920 年 2 月 11 日，頁 25-36。

⁵⁹ 南彈正，〈台灣の法制に就き〉，《日本及日本人》65 期，1925 年 1 月 15 日，頁 64-66。

烈。論者嚴厲批判日本領台三十一年來，只有理蕃政策是可稱讚的治績，但尚未完全治定。文中稱台灣漢人為「在台支那人」，指控總督府統治完全失敗：勞動在台支那人獨佔，而不設法吸引內地勞動者，商業也被支那人壓倒，產業發展全無可觀，渡台內地人被支那人壓迫，氣息奄奄。全島支那人以台灣獨立為第一志向，復歸支那為第二選擇，日夜策劃、同仇敵愾。日本政府對在台支那人既非武段政治，也非積極同化，徬徨其間，無所適從。若槻首相對「台灣獨立陰謀黨」（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表示將給予地方自治參政權，待充份熟練之後可選出代議士參與中央立法，明白主張內地延長政策=同化主義。但文化協會豈能滿足於首相的聲明，他們根本不屑與日本同化，正勾結日本內地政客卓手文化獨立運動。若槻首相之說，令在台日人愈加氣衰，在台日人逐年減少就是明證。文中警告，一旦台灣獨立成功，日本將有大禍，新任總督應家警覺，以免噬臍之悔。⁶⁰

(二)《太陽》

比起有關朝鮮統治的討論，《太陽》雜誌上對於台灣統治的討論更少。1920年7月，明治大學教授泉哲發表論文，批評台灣總督的統治。包括教育方面，偏重職業教育、忽視高等教育，甚至限制倒民進錢設立學校；經濟方面，因擔心台灣人的經濟發展與商業活動凌駕於內地人之上，竟禁止台灣島民成立會社，必須有日人合資；製糖會社保護規則嚴重犧牲島民利益、圖謀內地資本家利益；社會上不平等，總督府與內地人如文明國對野蠻人、公職各種差別待遇，都引起島民不滿，或攜財產移住中國、或將誘發從無獨立國經驗的島民謀叛。因此他認為，總督府的殖民地統治方針應放棄過去不徹底的同化主義，改為「植民地本位的政策」，也才符合國際聯盟的主張。而台灣統治最終歸著點應是自治植民地，如此，當台人自理台政之時，當謳歌日本之善政。⁶¹

這不是泉哲首次對台灣統治問題發表議論，早在1919年4月的《東洋時報》247號，泉哲已發表過〈台灣統治策變更の必要〉，已遭台灣總督府官員以東洋協會台灣支部名義非難；如今此文一出，總督府官員東鄉實再次不客氣批評，指泉哲的文章對殖民地統治實況掌握不精、選擇性取材，立論多所謬誤。台灣在日本統治下，被應國宣教師認為「台灣人是世界各植民地中最幸福者」，泉哲捏造誇大台人不滿移住中國，應舉實例說明；引發謀叛之說，更有煽動聳恿台灣獨立的嫌疑，最令人遺憾。⁶²更有論者認為，台灣情勢特殊，同化政策不可能施行，總督府特別立法之委任統治有其必要。並且，台灣今日之發達成功，全系委任統治之功。台灣的委任統治成為無限期，乃明智之政策；建議朝鮮統治的制令權亦有改為無限期之必要。⁶³

日本殖民政策學重要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山本美越乃，於1921年地受台灣

⁶⁰ 菅野秀雄〈台灣統治方針の危機を懇ふ〉，《日本及日本人》104期，1926年8月1日，頁16-17。

⁶¹ 泉哲，〈台灣統治策の根本改變を促す〉，《太陽》，1920年7月號，頁106-112。

⁶² 東鄉實，〈植民政策の批判に就て(泉君の所論を駁す)〉，《太陽》，1920年11月號，頁146-151。

⁶³ 岩崎潔治，〈台灣統治と委任立法〉，《太陽》，1920年12月號，頁143-150。

教育會之邀，參訪台灣，次年元月發表論文，對台灣統治提出主張。他先說明台灣的自然資源與產業，繼之指出，在內地人佔 14.8 萬人、本島人 341.3 萬的人口結構中，過去所施行的「母國本位的同化政策」，將很困難。殖民地統治非理論問題，而是實際的問題；為母國與子國國民永久親善友愛，內地人對本島人在政治、社會、經濟上應如何對待，時時刻課要隨時勢而進。⁶⁴

(三)《中央公論》

如前所言，1912 年至 1926 年所謂大正民主時期，作為日本知識界自由主義代表的雜誌《中央公論》，從未討論過台灣殖民統治的問題，毋寧是令人感到十分驚訝的現象。

(四)《改造》

《改造》雜誌有關台灣統治問題的探討也極少。1923 年 6 月佐野學發表了〈弱小民族解放論〉，被《台灣》翻譯刊載，⁶⁵但該文其實並未就台灣殖民統治問題加以討論，只是馬克斯主義弱小民族革命論的學說性敘述，認為因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壓迫，十九世紀以來受壓迫民族出現兩種民族運動模式：一是小資產接級改良主義的民族運動，如印度的甘地所領導的反抗運動，但這種運動終究難以成功。一是工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此種社會主義民族運動具有世界性意義，承認民族同權、民族自決、民族自治、民族聯合等四個原則，將促成無產階級國際大團結。⁶⁶

山川均則在 1925 年 12 月有一篇小時評，指出因三菱製紙掠奪台中州、台南州竹林問題、林本源製糖與蔗農的甘蔗採收爭議，已使台灣農民群起組成台灣農民組合，以為對抗；他呼籲日本內地無產階級運動應對殖民地農民組合定出明確見解與態度。⁶⁷接著又在 1926 年 5 月發表長篇力作〈弱少民族の悲哀〉，以豐富的數據呈現台灣農民被剝削掠奪的具體事實，受到台灣知識份子的激賞，由張我軍翻譯，在《台灣民報》上分數回連載刊出。⁶⁸從這篇文章在《改造》與《台灣民報》幾乎同一時間刊出的情況，或可推測這是山川均與台灣政治社會者之間氣息相通；而文章最後也提及感謝友人 M 君提供殖民地台灣的相關資料數據，可以推測是與他接近的連溫卿所提供。

六、殖民地問題與日本言論界

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大正民主時期日本主要言論刊物對有關殖民地問題討論的幾個現象。

⁶⁴ 山本美越乃，〈台灣の土地と人〉，《太陽》，1922 年 1 月號，頁 99-104。

⁶⁵ 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四年第六號，1923.06，頁 64-75。

⁶⁶ 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と民族運動〉，《改造》，1923 年 6 月號，頁 69-79。

⁶⁷ 山川均，〈時論—台灣の農民爭議〉，《改造》，1925 年 12 月號，頁 118-119。

⁶⁸ 山川作、張我軍譯，〈弱少民族の悲哀〉，《台灣民報》105 號，1926.05.16；106 號，1926.05.23；107 號，1926.05.30；108 號，1926.06.06；110 號，1926.06.20；112 號，1926.07.04；113 號，1926.07.11；114 號，1926.07.18；115 號，1926.07.25。

(一) 殖民地問題並非言論界焦點

從前文的數據統計可以看到，殖民地問題向來不是日本言論界的焦點。對《日本及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改造》四刊中，有關中國問題、日中關係、日美關係、國際政治外交等課題佔據極大篇幅；已經落入日本囊中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似乎已不須在花費心思加以關心。大正時期的 1912 到 1918 年間，各刊的報導都是個位數，可知殖民地問題所受到的冷落。

1919 年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爆發，一時之間引起日本言論界嚴重關切、密集報導與討論。但在新總督齋藤實上任、事件大約一年之後，大有事過境遷、塵埃落定之況。似乎，只要殖民地在控制中，不出大問題，就沒有檢討改進的必要。而殖民地統治問題中，朝鮮問題所受的報導又遠遠高過台灣。台灣問題往往是討論朝鮮問題時附帶一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 1921 年推動以來，甚至不曾受到這四大刊物正式的報導。直到 1930 年 10 月，霧社事件爆發，新聞媒體才又忽然聚焦於台灣統治問題。

(二) 社會主義者對殖民地問題極少關心

《日本及日本人》屬國粹主義、日本主義、保守主義立場的刊物，有關殖民地問題的討論最多。《太陽》、《中央公論》較偏向立憲主義、自由主義路線，報導討論也不少。倒是標榜人道主義、同情弱小民族、團結被壓迫者的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造》，對於殖民統治問題最是冷漠。

社會主義者為何反而輕忽殖民地問題？據日本學者的言究認為，1918 年米騷動之後，日本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社會運動蓬勃，但社會主義者卻大多對殖民地問題保持沉默。三一獨立事件後，只有堺利彥再社會主義刊物《新社會》上發表文章，要求建立文官總督制，既未主張放棄植民地支配，也未觸及民族自決原則、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同一時期，堺利彥、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也對中國五四運動不表關心，在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上，比他們所批評的民本主義者更加漠不關心。⁶⁹1923 年 1 月，荒畑寒村在《赤旗》發表了一篇文章〈從無產階級所看到的朝鮮解放問題〉，透露了社會主義者對殖民地問題的盲點。文中大致透露「日本社會主義革命不起，朝鮮民族解放不成」的看法，⁷⁰意味著本國階級運動優先於殖民地民族運動之上的態度。甚至 1923 年關東大震災後發生朝鮮人遭虐殺事件，社會主義者的反應也很冷淡。強力挑戰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卻輕忽殖民地問題，松尾尊兌認為主要原因是俄國革命成功、日本爆發米騷動，使得日本社會主義者們過於樂觀，以為日本革命將成功，這樣的幻覺使得山川均也欲抵制普選運與議會路線。⁷¹江口圭一則認為只要原因在於第三國際對東亞情勢的誤判。⁷²

(三) 部份學者明顯基於私誼關心殖民地問題

⁶⁹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頁 204-205。

⁷⁰ 江口圭一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152。

⁷¹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317。

⁷² 江口圭一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208-209。

除了殖民地政策學者如山本美越乃、末廣重雄、矢內原忠雄等有教多殖民政策方針的探討之外，部分學者較一般人更關心殖民地朝鮮或台灣，並積極發表意見，其中不乏個人情誼。

最鮮明的例子是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他以《中央公論》危據點，發表了許多有關朝鮮問題的討論。從 1916 年的〈滿蒙視察〉以來，1919 年三一事件以後更不斷在該刊上呼籲日本人應以人道、道德、良心處理朝鮮題。極特別的是，吉野作造對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卻從來不曾寫過專文加以關心，他對兩個殖民地：台灣與朝鮮的態度，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

探究其原因，可能與吉野作造長期與朝鮮學生互動往來，建立個人情誼有關。1905 年始，吉野作造與島田三郎組織了朝鮮問題研究會，開始從人道主義觀點研究朝鮮政策。1918 年 12 月黎明會成立，以民本主義知識人為主、以吉野作造與福田德三為中心，《中央公論》與《中外》雜誌為發言舞台。黎明會主要運動方法是舉辦演講會，經常在神田青年會館舉行，朝鮮人金雨英等七人也加入。同時期，以吉野作造的學生、東京大學法科學生為主組成了新人會，也歡迎朝鮮學生入會，金雨英、金俊淵都是會員。吉野造與朝鮮學生金雨英、張德秀、白南薰等密切接觸，日記中也有相關的記載。⁷³

1919 年夏，圍繞著吉野作造為中心，對中國、朝鮮、台灣問題有興趣的日本學生及留學生們組成了一個東亞研究團體，學生們一起學習世界語，日本學生也學習被壓迫民族的朝鮮語、中國語，體會亞洲被壓迫民族的國族主義根地，克服日本的大國意識，並展現人道主義、展現世界主義的傾向。⁷⁴吉野做造也加入 1920 年 11 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這是日本社會主義者、民本主義者與朝鮮、中國留學生及民族主義者交流為主要目的的國際性組織。「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 之略稱，依據警視廳所作成的大正十年度「特別要視察人調查」(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該團體是「轄下大部份別要視察人與中國、朝鮮、台灣等留學生中抱持激進思想者所組成，以世界人類平等親善為旨趣，真正的目的不難想象是為了宣傳反國家主義」。⁷⁵

山川均的論文〈弱少民族的悲哀〉，附記中指出所用的資料數據來自 M 君應該就是來自台灣的連溫卿。連溫卿是台北人，公學校畢業後，加入兒玉四郎的日本世界語學會台灣支部，學習世界語，並將之改為台灣 ESP 學會；又擔任《綠蔭》(La Verda Ombro)主編。透過日本人山口小靜認識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1924 年連溫卿為了參加五一勞動節活動上京，住在山川均家裡，以後雙方有更密切的互動。⁷⁶

⁷³ 松尾尊兌，〈吉野作造と在日朝鮮人學生〉，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東京：みすず書房，1998，頁 163-189。

⁷⁴ 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 187-189。

⁷⁵ 〈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 大正十年度〉收入松尾尊兌編《續現代史資料 2 社會主義沿革 2》，東京：みすず書房，2004，頁 76。

⁷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復刊，1973，頁 280-283。

吉野作造因批朝鮮總督府的武力統治，受到朝鮮總督府官員小松綠為文批駁。無獨有偶地，明治大學教授泉哲也因撰文批評台灣殖民統治而受台灣總督府官員東鄉實傳文相譏。泉哲是國際關係學者，卻對殖民地台灣特別關心，可能是因為與明治大學台灣留學生林呈祿等人的交往有關。泉哲也再台灣留學生所創辦的刊物《台灣青年》、《台灣》頻頻撰文，林呈祿稱他是「有力指導者」。⁷⁷

在日本國內，殖民地問題很少被討論，而這些「殖民地之友」，為台灣與朝鮮發出的聲音也因此顯得特別珍貴。

(四) 殖民地自治成為知識性刊物的主流觀點

《日本及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改造》是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國內最主要的幾部知識性雜誌，這些刊物的論述與意見相對於一般性刊物，應該可以代表日本知識界的看法。而上述四刊異口同聲，都對殖民統治手段嚴厲批判，要求改進，可以看作是日本言論界的共同看法

四刊之中，除了《日本及日本人》仍主張同化主義，反對自治主義之外；其他三刊都反對同化主義，認為已不合時代潮流，而主張給予殖民地自治權。尤其是《太陽》、《中央公論》等自由主義刊物，都明顯支持自治主張；末廣重雄、矢內原忠雄甚至認為，如果給予自治後，殖民地仍然主張獨立，也當給予尊重，可保持兩國日後的友好關係，並彰顯日本統治之成效。

至於，殖民地自治的具體做法，多為論者也清楚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主張，給予殖民地議會，而非選出代表到內地參加帝國議會。並且，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主張，可以做為朝鮮議會的參考。可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經過長期的推動與宣傳，已相當程度受到知識界、言論界的認可。

即使如此，殖民地自治仍然未成為日本政府的政策方針。隨著昭和天皇上台，日中、日美關係緊張，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大正民主告一段落，有關殖民地議會自治主義的呼聲如曇花一現。

⁷⁷ T.R.生(林呈祿)，〈雜錄〉，《台灣》3：2，1922.05.11，頁70。

附錄一、大正期主要雜誌對台灣與朝鮮問題之評論(1912-1926)

刊物	作者	篇名	卷期	年月	頁數
《日本及日本人》	細井柏村	朝鮮朋黨史	592	1912.10.15	63-78
	劍潭子	台灣理蕃事業の經過及び現状	612	1913.08.15	123-127
	綽堂	台灣の現状を見よ	641	1914.10.15	100-106
	三飯狂士	台灣の人物と事業	648	1915.02.01	115-116
	西崎順太郎	誤れる台灣統治の現状	667	1915.11.01	47-49
	碧梧桐	朝鮮共進會見物記	667	1915.11.01	57-60
	岩崎潔治	殖民統治と立法權	673	1916.02.01	47-52
	蜷川新	蠻族統治に関する政策	680	1916.05.15	46-47
	編輯部	東西南北—朝鮮各地の重大暴動	752	1919.03.15	6
	京城生	朝鮮の獨立萬歲	753	1919.04.01	64
	編輯部	東西南北—憂慮すべき鮮治の前途	755	1919.04.15	3-4
	編輯部	東西南北—總督文武併用制反對者	760	1919.07.01	4-5
	植原悅二郎	朝鮮統治策	760	1919.07.01	23-25
	高木繁	朝鮮統治私案	760	1919.07.01	25-30
	大番町人	朝鮮騷擾と文官總督制	760	1919.07	56-58
	鐵人	朝鮮は植民地か	760	1919.07.01	60-62
	編輯部	東西南北—日鮮同視の優詔	764	1919.09.01	2-3
	鷺城學人	總督と總監と大使—齋藤實、水野練太郎、加藤恒忠	764	1919.09.01	47-52
	社論	鮮人に言論を勸む	765	1919.09.15	1
	編輯部	東西南北—新總督の鮮治更新訓示	765	1919.09.15	4-5
編輯部	朝鮮の統治と同化	767	1919.10.01	13-16	
鷺城學人	人物評論—田新任台灣總督	770	1919.11.15	42-47	

赤木龜一	對鮮私議(上)—同化政策を排す	775	1920.02.11	23-32
赤木龜一	對鮮私議(下)—同化政策を排す	776	1920.02.11	25-36
馬角生	呂運亨は何物ぞ	776	1920.02.11	74-76
湯朝觀明	所謂朝鮮問題に就て—鮮人危険思想の遠因近因	791	1920.09.15	23-34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一)	793	1920.10.01	22-34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二)	794	1920.10.15	23-30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三)	795	1920.11.01	46-51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四)	796	1920.11.15	45-50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五)	797	1920.12.01	30-35
細井肇	朝鮮の統治(六)	798	1920.12.15	32-36
編集部	事大主義は何故に非	813	1921.07.15	7-13
村田正太	朝鮮に於ける救癩問題	821	1921.11.01	32-35
中山啟	朝鮮人の名を全部日本名に變すべし—朝鮮民族同化の根本策	新 56	1924.09.15	37-41
本田恒三	朝鮮教科書を根本より改造すべし—日鮮融合の根本策	新 63	1924.12.15	25-29
野波靜雄	我が困難なる植民政策に直面して	新 64	1925.01.01	13-19
南彈正	台灣の法制に就き	新 65	1925.01.15	64-66
川村五峰	朝鮮基督教徒の教會獨立運動	新 69	1925.03.15	20-22
鄭然圭	支那人朝鮮人の排日思想情感—民族的優越感	新 76	1925.07.01	7-16
安田源四郎	新植民地獲得國策を提唱す	新 101	1926.06.15	7-14
菅野秀雄	台灣統治方針の危機を懇ふ	新 104	1926.08.01	16-17
鷺城學人	人物評論—上山新台灣總督	新 106	1926.09.01	23-25

《太陽》。	山本美越 乃	我植民政策上に於ける一大教訓		1914.04	97-192
	小松緑	朝鮮統治に對するルーズウエルト氏の評論		1915.08	170-176
	神戸正雄	少數の專横(台灣印象記)		1916.06	107-114
	秋紫山人	教育時言一支那朝鮮に於ける失敗		1919.05	34-35
	末廣重雄	朝鮮自治問題		1919.07	74-80
	占部百太郎	愛蘭問題！！自治か獨立か(上)		1919.08	122-129
	占部百太郎	愛蘭問題！！自治か獨立か(下)		1919.10	139-146
	南宮璧	朝鮮統治政策に就いて		1919.08	180-183
	無名隱士	朝鮮總督の更迭=憲政研究會の膨脹		1919.09	15-22
	南宮璧	朝鮮文化史上の光輝點		1919.11	174-177
	関元植	朝鮮騷擾善後策—朝鮮の求むる所は斯の如し		1920.01	35-60
	高橋亨	朝鮮人國家觀念の變遷		1920.04	113-121
	山本美越 乃	朝鮮統治問題私見		1920.05	54-59
	泉哲	台灣統治策の根本改變を促す		1920.07	106-112
	高橋亨	朝鮮改造の根本問題		1920.08	51-58
	東郷實	植民政策の批判に就て(泉君の所論を駁す)		1920.11	146-151
	岩崎潔治	台灣統治と委任立法		1920.12	143-150
	山本美越 乃	台灣の土地と人		1922.01	99-104
	賀田直治	朝鮮産業の進歩と振興策		1923.04	95-98

	高橋亨	朝鮮に於ける文化政治と思想問題		1923.05	6-21
	野田久太	内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分佈と生活状態		1924.01 震災復興対策 號	36-41
	飯野静男	台灣第一の富豪林本源暗闘秘史		1925.05	32-43
《中央公論》	江木翼	殖民地經營と拓殖博覽會	27：1	1912.11	52-57
	中野正剛	一瞥せる朝鮮の地方	29：2	1914.02	50-72
	鶴崎鷺城	朝鮮の財政通	29：3	1914.03	1-12
	吉野作造	滿鮮を視察して	31：6	1916.06	17-62
	小松緑	朝鮮統治の真相	31：8	1916.08	47-62
	山縣五十雄	朝鮮人の教化について日本宗教家の奮起を促す	32：7	1917.02	39-47
	永井柳太郎	植民政策の根本方針を論じて滿鮮統一に及ぶ	32：9	1917.09	128-138
	吉野作造	對外的良心の發揮	34：4	1919.04	101-110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暴動善後策	34：4	1919.04	121-122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に於ける言論自由	34：6	1919.06	92-94
	江木翼	植民地總督制度改革論	34：7	1919.07	39-42
	吉野作造	時論—新總督及び新政務總監を迎ふ	34：9	1919.09	213-215
	吉野作造	時論—所謂呂運亨事件について	35：1	1920.01	177-179
	吉野作造	時論—支那朝鮮基督教徒の大會不参加	35：10	1920.10	80-83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の暴動について	35：11	1920.11	83-85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問題	36：1	1921.01	189-192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問題に關し當局に望む	36：2	1921.02	79-85

	永井柳太郎	植民思想の革命期	38 : 1	1923.01	106-118
	吉野作造	時論—朝鮮人の社會運動に就て	38 : 5	1923.05	191-196
	堀江歸一	朝鮮經濟私觀	38 : 6	1923.06	67-85
	吉野作造	朝鮮人虐殺事件に就て	38 : 11	1923.11	72-76
	卷頭言	朝鮮の問題	39 : 11	1924.11	1-2
	矢内原忠雄	朝鮮統治の方針	41 : 6	1926.06	35-47
	辛泰嶽	—朝鮮人としての考察—朝鮮問題の真髓について	44 : 6	1929.06	42-50
《改造》					
	編集部	朝鮮統治方針を更新せよ		1919年5月號	6-9
	柳宗悅	朝鮮の友に贈る書		1920年6月號	文學之部・1-14
	編集部	滿鮮赤化對應策		1920年11月號	1
	末廣重雄	過激主義と朝鮮の自決性		1920年12月號	1-7
	野上俊夫	朝鮮印象の片段		1920年12月號	7-16
	大庭柯公	在滿露領の鮮人解放		1920年12月號	29-32
	佐野學	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と民族運動		1923年6月號	69-79
	山川均	時論—台灣の農民爭議		1925年12月號	118-119
	山川均	弱小民族の悲哀—一視同仁、内地延長、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台灣		1926年5月號	25-56
	高崗熊雄	植民界に於ける二大運動に就て		1926年8月號	71-84

附錄二、社會主義雜誌之台灣論與朝鮮論(1919-1930)

《改造》	編輯部	朝鮮統治方針を更新せよ		1919年5月號	6-9
	末廣重雄	過激主義と朝鮮の自決性		1920年6月號	1-7
	野上俊夫	朝鮮印象の片段		1920年6月號	7-16
	柳宗悅	朝鮮の友に贈る書		1920年6月號	文學之部・1-14
	佐野學	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と民族運動		1923年6月號	69-79
	山川均	弱少民族の悲哀——視同仁、内地延長、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台灣		1926年5月號	25-56
	高崗熊雄	植民界に於ける二大運動に就て		1926年8月號	71-84
	山川均	台灣に於ける政治結社の禁止		1927年7月號	76-77
		台灣蕃地畫報		1930年12月號	3-8
	並河亮	台灣の蕃人とその民族性		1930年12月號	42-52
	小泉鐵	蕃人の慣習と土俗		1930年12月號	52-66
《我等》	長谷川如是閑	《大阪朝日》から《我等》へ	創刊號(1:1)	1919.02.01	1-21
	編者	朝鮮統治と言論の自由	1:5	1919.04.15	5-7
	編者	青島問題と北京の暴動	1:7	1919.05.15	5-6
	編者	朝鮮總督問題	1:11	1919.09.01	3-5
	谷口彌五郎	アダムスミスの植民地觀に對する争點	8:5	1926.05.	1-16
	書架	蔡培火氏《日本本國國民にふ》。	10:5	1928.05	43
《前衛》	山川均	日鮮労働者の團結	2:2	1922.09	78
	金鍾範	朝鮮に於ける無産階	3:2	1923.02	119-127

		級運動の勃興			
《デ モク ラシ イ》	赤松克磨	朝鮮青年諸君に呈す	2	1919.04	1
	廉尚燮	朝鮮の諸公に訴ふ	2	1919.04	2
	宮崎龍介	朝鮮の統治者に與ふ	5	1919.07	1